

十三个唯美忧伤的成长故事



白杨树 成方地飞过

BAIYANGSHUCHENGPIANDEFEIGUO

章红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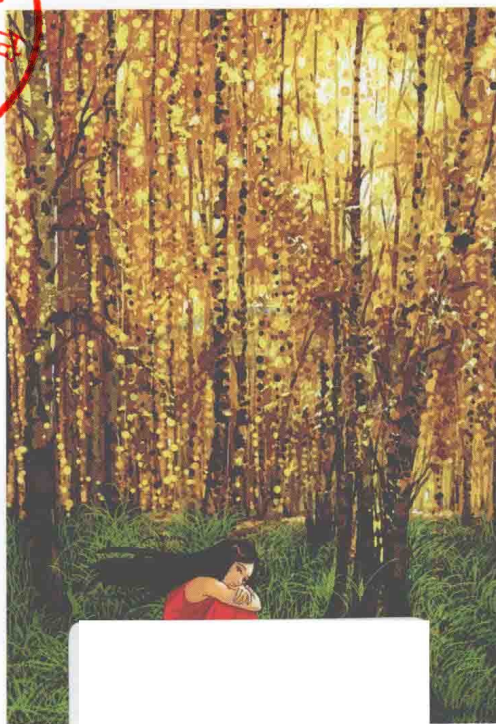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十三个唯美忧伤的成长故事

白杨树 成方地飞过

BAIYANGSHUCHENGPIANDEFEIGUO

章红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白杨树成片地飞过 / 章红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
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1

(章红“纯真时光”系列)

ISBN 978-7-5346-8678-8

I. ①白… II. ①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4742 号

书 名 章红“纯真时光”系列——白杨树成片地飞过

著 者 章 红

责任编辑 张晓玲 郁敬湘 钟小羽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625 插页 3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6-8678-8

定 价 18.00 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章红“纯真时光”系列作品曾获：

- ★冰心文学奖
- ★紫金山文学奖
- ★金陵文学奖
- ★南京市委宣传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
- ★中国书刊发行协会全行业年度优秀畅销书奖

作者简介

从童年时代起迷恋上了阅读，从此长成一个天真生涩的人，诚恳安静的人，在现实生活之外还必须拥有一个精神世界的人。十八岁来到一个街道两旁遍植悬铃木的城市，从此再未离开。为了把读小说变成专业，从南京大学化学系转到中文系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

毕业后进入《少年文艺》编辑部工作，从事编刊工作十二年，任主编四年。现任职于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读物编辑室。出版童书多部，此外在成人文学领域也有所涉猎，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对幸福我怎能麻木》《你吸引怎样的灵魂》及教育书籍《慢慢教，养出好小孩》。系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。

请关注新浪微博：章红NJ

电子邮箱：269393869@qq.com



成长的疼痛

黄蓓佳

我在一本小说的后记中说过一句话：何为成长？是一种由鱼变人的撕裂的疼痛。医学上有一个特定术语“生长痛”，恰如其分地表述了这种奇异的身体感觉。

翻开章红的小说，疼痛的痕迹无处不在。被父母遗弃的痛，被“佼佼者”的同龄人遮蔽的痛，被自己喜欢的老师漠视的痛，被知心好友背叛的痛，被同学同座曲解的痛，被主流社会和文化摈斥在外的痛，理想和美好与自己渐行渐远的痛……人的一生，在慢慢长大的漫长岁月里，要经历多少次这样的疼痛！经历了，忍受过了，跨越过去了，美人鱼的尾巴长成了修长健硕的腿，人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。

成长的过程，也是生命在幽暗中摸索挣扎的过程，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辛苦，很多刹那间的绝望，父母不知道，老师不知道，同学不知道，只有自己清清楚楚。对谁诉说？如何诉说？

但是，小说家章红知道这一切。无数寂静的时刻，她全身的细胞如花苞一般张开，探索和吮吸来自周围少年人的心声。不，她自己就是一个敏感稚嫩的少女，所有那些隐秘的疼痛，她感同身受。她感受了，触摸了，一点一点地融进自己的血液里了，才能写出这些忧伤和美丽的文字。无论是带有魔幻色彩的《黑夜与花瓣》《估衣廊》，还是直击生活现实的《秋千上的妈妈》《旋转的星空》《白杨树成片地飞过》，她始终站在少年

人的一边,与他们同喜同乐,为他们亦悲亦伤。

身为少儿文学的编辑,章红接触了太多的少年人的文章,因此才透彻地了解了少年人的心灵轨迹吧?有时候我从旁观察她,感觉她自己也是个张皇的小女孩,躲在门后怯怯地往外打量,眼睛里有满满的惊慌。作为社会的人,她是个异类;作为文学的人,这是难觅的特质。作家对生活有迷茫,有畏惧,有挣扎,有内省,笔下的文字才具有与之吻合的灵性。

忍受着成长之痛的孩子们,读了章红的这些文字,是不是可以稍稍舒缓心里的紧张呢?

我祈愿如此。



目 录

黑夜与花瓣	001
估衣廊	015
秋千上的妈妈	029
对艾琳达的陪伴	046
白杨树成片地飞过	065
旋转的星空	089
为什么不长大	108
鲛人泪	125
那一年	146
堕落天使	160
惑	171
五彩帕	184
“臭棋篓子”与他的“舅姥爷”	189
后记·偿还成长的艰辛	199

黑夜与花瓣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孩子就只对植物说话，不对人说话了？没有人留意到发生这个变化的界线所在。

的确，她听过孩子对含羞草喃喃自语：

“谁会来乘坐含羞草电梯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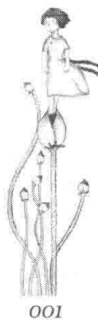
含羞草放在朝南的阳台上，阳光在春天的上午倾泻而入，把叶片照成如同蜻蜓翅膀那般透明的淡绿。孩子用纤细的手指轻轻碰触含羞草，叶片自上而下倏然合拢，像一架微型绿色电梯从顶楼降到底楼。

“谁会来乘坐含羞草电梯呢？必须是很小、很轻的东西才行哟……”

孩子投入地对草叶说着话。轻柔的声音犹如通过一个透明的壳发出来，也许是一个玳瑁壳吧，这孩子呆在自己小小的玳瑁壳里，视线凌空，只与草叶共鸣。

老师一趟趟找妈妈：

白杨树成片地飞过
BAYANSHU CHENGPIAN DIFEIGUO



001



“这孩子上课不好好听讲哟，总是看着窗外的梧桐树……”

校园里那排梧桐树长得有五层楼那么高，树叶阔大摇曳，粗壮的枝干向无尽的蓝天伸展。教室在四楼，孩子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一动不动地看这些树。风在树枝间穿来穿去，鸟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。

“今天这孩子哭个不停，仅仅是由她负责的盆栽死掉了……”老师叹息着，满脸无能为力的表情。

然后，那件事发生了。孩子放学没有回家，妈妈在空荡荡的校园里，一个背阴的角落找到她，撑着橘色小花伞，一动不动地蹲在蒙蒙细雨中。

“小美！”她喊孩子。孩子茫然地看着她，那模样，大约就是退回到自己壳里的表情。乌龟缩在壳里的时候它究竟在想什么呢？

“小美！小美！”她一遍遍喊着，喉咙发干，直至沙哑。孩子依然安静地蹲着，仿佛眼前这人以及喊出的那个名字都与她毫无关系。

最后，心灰意懒到绝望地步的她也蹲了下来，绝望地面对着这个安静沉默的孩子。淅沥的雨点打在伞面，落在空寂无人的校园，有一种凄清的意味。

许久许久之后，孩子终于说话了，眼睛晶亮地看着她：

“现在，你也是一朵蘑菇吗？”

“这一次，无论如何请你将孩子领回家吧。”镜片后面，校长先生的眼睛闪烁着为难的光。

孩子的妈妈微笑着——她相当漂亮，因而她的微笑十分有魅力——像她屡次做过的那样恳求道：

“让她再呆一个学期吧，我想她会表现好一点的；就当您帮我一个忙，请收留她吧！”

校长继续为难地微笑着，却坚决地摇了摇头：

“这是没有可能的……基本上，一个人不说话是没有办法在这世上生活下去的，哪怕她是个孩子。”

“那么，您让她上哪儿去呢？”

校长沉吟了会儿，扶了扶眼镜：“要不，带她去河的西面吧！河西有一所收留特殊孩子的学校，那里的孩子有看不见的有听不见的……”

“可是她既能看见也能听见啊！”妈妈绝望地说。

“那没有用，”校长断然地答，“她自己关闭了通道。如果妈妈都没有办法进入她的世界，身为老师的我们还能做什么呢……”

现在，妈妈就领着小美，出现在开往河西的地铁上了。

见到这母女俩的人，都会忍不住让视线多停留一会儿，在心中惊叹一声：

“好漂亮的妈妈！”

妈妈着实漂亮。个子高高的，皮肤白得耀眼，穿着一望而知很高级的衣服，耳朵上佩戴着两粒小小的琥珀色



宝石耳环。全身上下都往外散发美丽高贵的气息。

她旁边的女儿呢——不知为什么，有点让人不知说什么好。和妈妈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，这点毫无疑问；可是这个模子不知哪儿变形了，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和妈妈完全不一样的孩子。可能才十一二岁，但已经长得很高，似乎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往高处蹿了，人十分纤薄。脖子与腿都是不合比例地又细又长。她呆在地铁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像一只长脚鹭鸶置身在一片陌生的沼泽地，脸上有惊慌的表情，犹如野生动物嗅到危险的气息，随时准备迈开长腿疾奔，然后振翅飞翔着逃离！和妈妈长得非常像的脸庞上，添上了这么一抹惊慌的神色，那美丽就有点不伦不类，像十分皎洁的月色被一块飘来的阴云遮蔽。

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，连妈妈也不知道。

现在，在跟这个孩子生活了十二年后，她当然不会再想——“要是没有这个孩子该多好啊。”她对这个孩子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；然而，她不得不承认的是——这并非是她想象中的孩子。

说实在的，妈妈曾经后悔生了这个孩子，非常非常后悔！她和孩子爸爸之间是一个匆忙而错误的婚姻，一个她不爱的人，一个她不要的婚姻，却缔结出了孩子，一枚青涩的果实。

那时候她只是想结婚。想填充自己的孤寂。想证明自己没有一败涂地。为了拯救自己而去抓婚姻这根救命稻草，结果什么也没抓住，剩下的只有这个孩子。在无数次的争吵之后，孩子爸爸干脆利落地一走了之，这样可以





避免商谈财产分割协议。

她常常想，如果时光倒流，可以回到那个发现自己有了孩子的清晨，她大概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吧。爱一个孩子，这简直是一种接近于自我毁灭的感情；她的人生已经被毁坏得这么厉害，这个惊慌的孩子，不说话的孩子，是要给她最后一击吗？

地铁在地底下隆隆运行，在一个个站台停下、启动；门悄然无声地开启、合拢，人们陆续下车。越接近河的西面，人越来越少，终于整整一节车厢只剩下她们母女俩。

河的西面是什么地方呢？从前，那完全是乡下呀！隔几里路才见人烟，沿河长满芦苇与苦艾，从堤岸开始向无尽的远方蔓延。

当然，现在的河西已完全不一样了。城市越来越大，大得寻找不到边缘。越来越多的人、越来越多的车像注入一个杯中的水，满溢出来，流淌、流淌……一直流淌到河之西面。

妈妈在河西买下了一套小小的公寓房子。大大的飘窗从室内伸出去，孩子一看就喜欢上了。搬到河西新家的第一个夜晚，孩子把被褥从自己的床上搬到窗台上，平整地铺好，再拉上缀着粉紫色小花的棉布窗帘，现在，她就像被安置在窗框里面的童话中的小公主。

她很快就睡着了，房间里轻轻回旋着她安静的呼吸。妈妈在孩子身边站了好一会，注视着那张被睡眠洗濯得光洁可爱的小脸，在心中叹息了一声：明天，要带她去那

所学校，那儿的孩子们，不是看不见的就是听不见的……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既能看见又能听见，却只能呆在那漆黑、静默的所在……

仿佛是被一线月光刺痛，午夜，妈妈突然醒来了。她在微明中睁大双眼。屋里很安静，太安静了！她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轻微的——这房间里，似乎只有她一个人的呼吸！小美呢？

她赤脚下床，轻轻走到窗前，掀开洒落紫色小花的窗帘，眼前的情景似乎是一个奇异的梦境：飘窗上空空如也！

飘窗悬垂在暗夜中，大约1米宽，1.8米长。台面是白松木的，浅浅的木色在一线星光下散发出温润如玉的光泽。窗外暗黑的树影在夜风里轻轻摇曳。一切都像一个梦一般美。同样像梦一般不可思议的是，那孩子不见了。

啪！她打开电灯开关，屋里的一切都从黑暗中浮现出来。窗户紧闭，小美的羽绒被软软地耷拉在窗台上。

“小美，小美。”她轻轻呼唤着，嗓子焦渴。

“小美！小美！”她提高了音量，声音在小小的公寓房里四处冲撞。

可是那个孩子消失了。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听到了妈妈心中的声音，于是就把小美带走了。

她打开房门冲了出去，冲进冬天深邃的夜晚。“小美！小美！小美！”她大声呼喊。可是她听不到自己



的呼喊，黑夜像一个巨大的吸音器，吸走了她所有的声音。这一定是个梦吧，她想，就像她做过无数次的那种梦，在梦中她极力奔跑，却总是泥足深陷，一步也挪动不了；在梦中她极力呼喊，却无论如何发不出一点点声音。

妈妈在空旷寂静的河西大街上奔跑着，她不知道自己要跑向哪里。小美在哪里呢？冬夜清冷的风似乎是有颜色的，那是一种稀薄透明的蓝。路两旁黑黢黢的冬青林沉默着，那沉默若有颜色，一定也是黑色的。

突然，她听到一个轻捷的足音。那么轻捷的声音，如果不是在这寂静午夜是不可能听到的。

一条狗，黑色的狗，像黑夜那么黑，不，甚至比黑夜更黑。它黑得像一块夜晚的补丁，正在前方轻快地走着。

她情不自禁地跟在黑狗后面。

黑狗约有半人高，身姿镇定冷峻，步伐轻快而矫健。它顺着人行道走，像绅士一般安静地等待红灯过去，从容地横过空无一人的马路。

走着走着，像黑夜一般黑的狗突然小跑起来，并渐渐加速。

她也跑起来。只听风在耳边呼呼地吹，不再是蓝色的了，那迅猛的风变成褐色，吹得她喘不过气来……好累啊，心肺都要爆炸了，仿佛这么久的疲劳——离婚争夺财产，与校长先生的交谈，对孩子不争气的隐隐失落——都变成这股风朝她压过来。

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啊——别抛下我，别抛下我呀——她在心里哀叫着，她竟然听见了这并未发出声来



的声音，这声音不知不觉就顺着风被吹走了……这时风力逐渐减弱，像黑夜一样黑的狗步子也慢了下来，最终停住了。

她呼哧呼哧喘着气，卷发纠缠成一团。她仓皇地向黑狗走去，好像黑狗所在之处有一种特别的引力。

“哦，您丢了什么？”她分明听见黑狗张口问她。

在这样一个诡异的夜晚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吧。

她说：“天哪，我搞丢了小美，我的孩子。”她刚说出口，旋即发生了疑问，“——你怎么知道我丢了什么？”

“这个，没有丢东西的人是不会在午夜的大街上乱跑的，尤其像您这么体面的女士。但是，当心，”黑狗的瞳仁也是全黑的，完全与黑夜融为一体，现在，这双眼睛就在夜晚的深处看着她，“您会越跑越远的！人们只要稍不留心，就会在自己的生活中被越带越远，再也找不到回去的道路。就像森林里的小孩子，留作标记的面包屑被鸟儿叼走了，她再也找不到森林出口了。”

“森林里的小孩子？你是在说小美吗？”她几乎是急切地朝黑狗所在的那一小块黑夜扑过去。

“呵，的确，我和你说的小美碰过面。那孩子，很孤单……你大概不知道，只有丢失了重要东西的人才会看见我，平时，人们是见不到我的。”黑狗静静地说。

黑狗说话的时候，风似乎止息了，而她就在此时感到脸上有冰凉的感觉，那是两颗大大的眼泪。她丢失了爱情，丢失了婚姻，丢失了自己的孩子。那当然不全是她的错，可是无论是谁的错，丢失就丢失了。活在世上，好像

